

「政治掛帥」令香港變了

容永祺 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專業及資深行政人員協會創會會長



容永祺

香港凡事政治化,「政治掛帥」高於一切,人與人之間就會變成互不尊重,沒有包容及同情心,此實非民主開放的表現。校委會制度本身就是一種民主投票制度,校委會成員有做得不對之處,自然會有社會壓力要它更正,因此校委會任何決定都好,學生都不應衝擊。今次港大學生硬闖校委會會議室是有意推翻投票結果,這種不顧規矩的行為,才是「禮崩樂壞」。今天學生意圖摧毀傳統,正是破壞港六百年的價值觀。

港大學生會日前衝擊校委會會議室,鬧得滿城風雨。其中身兼校委會成員的著名肝科權威專家盧寵茂醫生,被學生堵塞會議室門口阻止離開時,疑惑不倒地須送院救治,惟盧醫生在送上救護車期間再度被圍,擾攘超過半小時才能離開。其後反對派及學生不但沒有予以關心,反而攻擊盧醫生是「有心「插水」。當我聽到這些指罵和質疑後,心裡即時想到,如果盧醫生是急性心臟病而非腳痛倒下,便肯定會因為延誤救治出事,所以我不但為盧醫生難過,亦為香港社會難過。因為,當雙方政治理念不吻合的時候,原來有人受傷倒地,連最基本的同情心也消失了。現先回顧當晚發生的事,港大校委會會議於當日下午開始,至晚上9時許仍未完結,身兼校委會委員的港大學生會會長馮敬恩離席去洗手間,在返回會議室時,就大約有100名學生及校外人士尾隨馮衝進去。當

這些學生硬闖會議室後,立即圍校委會主席梁智鴻、李國章及廖長江等校委會成員,並大聲對他們高呼「可恥」。

劉進圖、學生有否向李國章道歉

梁智鴻眼見情況混亂便停止會議,校委會成員正欲離開會議室,卻被學生堵塞門口阻止離開。就在此時,盧寵茂疑惑不適倒地。至於其他校委會成員黃啟文、麥嘉軒等離開時,也被學生及反對派支持者兵分幾路進行包圍,麥嘉軒更一度被30多人禁閉在停車場逾半小時,要在保安員和警員的護送下離開,最後她亦感不適須送往瑪麗醫院診治。

李國章在今次衝擊事件中,是被港大學生包圍和攻擊的主要對象,因為舉行校委會會議前一天(7月27日),李國章被明報前總編輯劉進圖撰文指控委託中間

人與副候選人陳文敏接觸,要求陳接受任命後辭職,加上李是由特首梁振英委任的,所以學生都特別「招呼」他。事後,李國章形容事件猶如「文化大革命」,好像被人批鬥。而陳文敏事後親口證實李國章沒有做過此事。換言之,示威者是殺錯良民了。筆者不禁想問劉進圖、學生及其他校外人士會否就此向李國章道歉?

至於身兼教協副會長的港大校友關注組召集人葉建源,在發生事件一日後被傳媒追問看法時,說會尊重學生會做法,但這個說法與他在發生衝擊事件當晚表示會負責任的說法,簡直判若兩人。這讓筆者想到,年輕人永遠都有一腔熱誠和衝勁,故易被德惠和利用,今次又是一個非常典型的例子,寄望年輕人藉着今次事件,弄清楚事實後才作出批評和行動,不應盲目地誤信某些人的說法,要全面了解整件事。

學生破壞校規違反民主精神

其實,一所大學的成就是時間的積累,在社會建立威望,沉澱的傳世價值變成大學的獨特傳統。港大的校委會制度也是港大歷史的沉澱傳承,也是獨特港大文化一部分。校委會制度本身就是一種民主投票制度,校委會成員有做得不對之處,自然會有社會壓力

要它更正,因此校委會任何決定都好,學生都不應衝擊。今次學生硬闖會議室是有意推翻投票結果,這種不顧規矩的行為,才是「禮崩樂壞」。今天學生意圖摧毀傳統,正是破壞港六百年的價值觀。

在衝擊事件後,有報道指原本有意競逐首席副校長的多名合適人選,近日紛紛主動退出。筆者心想,如果這些合適人選都是蜚聲國際的著名學者,本應能夠為香港作出重大貢獻,若因港大校園政治化而放棄競逐,實在是香港的極大損失。

另外,日前屯門法院暫委法官陳碧橋裁定吳麗英等4名反水貨客示威者襲警罪成,吳被囚3個月15日,宣判期間有大批支持被告的示威者到法庭門外示威,有人更大叫「狗官」,以示不滿裁決。陳碧橋宣判後才透露於宣判兩周前,曾經被人威嚇,此言一出隨即引起司法界及社會嘩然,而律政司亦立即跟進事件。

如果香港逢事政治化,「政治掛帥」高於一切,人與人之間就會變成互不尊重,沒有包容及同情心,此實非民主開放的表現,亦非港人所樂見的。此外,如今法官也遭人公然威嚇,這完全是挑戰整個司法系統,必須予以譴責。香港真的變了很多,香港社會有必要深刻反省。

港不可錯過「一帶一路」發展機遇

鄧開榮 新界社團聯合會(新社聯)副理事長

早前,梁振英特首訪京獲國家領導人接見,中央對香港參與「一帶一路」抱持積極態度,勢必給予政策支持,團結和凝聚香港各界共同發展。梁特首此次訪京給香港帶來重大利好,本港切不可錯過「一帶一路」這一難得的發展機遇,宜齊心協力,再創輝煌,推動經濟邁上一個嶄新階段。

「一帶一路」是當今國家的重點發展戰略,習近平主席、李克強總理都對「一帶一路」發展戰略給予了高度重視及期望,這是中國「走出去」、實現「強國路」的重要舉措,「一帶一路」展現的是中國和周邊國家進一步合作共贏、共同發展的思想,給沿線國家和地區提供了巨大的發展潛力和機會。香港作為中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和聯繫東南亞及全世界的重要航運樞紐,在「一帶一路」戰略中可以扮演「超級聯繫人」的重要角色,為中國和世界的交往與共同發展提供專業而不可或缺的服務及顧問支持。這是香港經濟發展的重大機遇,也需要香港全社會積極爭取。現在,香港參與「一帶一路」的進程中還有很多細節問題有待梳理。筆者了解到中國很多其他省份都把「一帶一路」作為重點項目,積極向中央申請政策,開拓相關項目和產業,搶先佈局「一帶一路」發展機遇。比如廣西,就很好地結合「一帶一路」及東盟合作區門戶的特殊地理位置,發展跨境電商及跨境物流,全區上下積極準備在「一帶一路」中與鄰國一起開拓新的發展機會。香港是自由貿易港和世界航運中心,各方面的條件相較內地其他省區都更為優越,我們應該做得更好,以更積極的態度參與「一帶一路」建設,以此保持本地整體競爭力。

近日「香港一帶一路研究中心」等關注、促進「一帶一路」的機構已經在香港註冊,未來相信有更多「一帶一路」的發展機遇發掘出來,配合中央對香港的專項政策扶持,相信香港馬上可以迎來歷史上又一次重大的發展時期!



鄧開榮

陳文敏有資格當港大副校長嗎?

梁立人

香港大學並非普通的教育機構,而是對香港社會舉足輕重的學術基地,其副校長人選,必須是德高望重的一時之選。然而可以肯定,陳文敏並不是理想的人選。一個滿口謊言的偽君子,執教職卻不思傳道授業解惑,不識忠誠報國報港,反而挾洋自重,蠱惑學術,誤導蒼生,擾亂社會,這等誤人子弟還滿心荷圖高薪厚祿的人,早已經失去了擔任港大副校長一職的資格。

誠信喪失殆盡 絕非適當人選

最近,港大副校長遴選風波帶來滿城風雨,公民黨配合激進學生衝擊港大校委會事件,絕非普通的茶杯裡的風波。眾所周知,香港大學並非普通的教育機構,而是對香港社會舉足輕重的學術基地,我們只要數一數,政府高官裡有多少人是港大出身,便知其分量有多重。中國人的社會,大學生也被稱作天之驕子,大學的教師學者備受社會尊敬和政府所倚重,更遑論校長、副校長等重要領導層。所以,副校長人選,必須是德高望重的一時之選,然而,牽涉在事件中的主角,港大法律學院前院長陳文敏是一個適當的人選嗎?

不可以肯定,他並不是理想的人選,其他暫且不論,光是從他本人的誠信所見,已失去了擔此重任的資格。為免贅言,且將陳文敏的言論事實對比如下,供讀者參考:

陳文敏說:「自己並非公民黨黨員,亦從來沒有加入任何政黨。」這是公然說謊,公民黨於2006年3月19日成立,就向外公佈了主要成員的名單,主要成員有16人,陳文敏大名亦在其中,白紙黑字,赫然在目,陳文敏豈能否認。

陳文敏聲稱:「我從沒有和公民黨或任何政黨討論「佔中」或副校長任命之事。」陳文敏就任港大法律學院院長期間,縱容法律學院副教授戴耀廷組織違法「佔中」行動,更為對方有關「佔領中環」的書寫序。公民黨余若薇、梁家傑等人則透過聯署登報、放風

造謠,縱容學生暴力衝擊,迫使校委會屈服於其淫威,讓陳文敏早日竊據港大副校長寶座。如此裡唱外合,又豈能一一撇清。

陳文敏聲稱:「我沒有為公民黨組織的街頭「公民大課堂」演講。」但本港多家媒體曾報道,公民黨出面組織街頭「公民大課堂」,第一課就是由陳文敏主講。若非事實,難道是媒體無中生有?

陳文敏聲稱:「佔中期間那段日子我所發表的文章均是呼籲各方冷靜對話。」事實是,陳文敏多次發表文章和言論公開支持違法「佔中」,當違法「佔中」事件發生時,陳文敏又表態支持,聲稱「遵守法律和法院的命令是有分別的,違法的事情每天都在發生,但不會有人認為在影響法治。」陳文敏的言論分明是在火上加油,和呼籲各方冷靜對話的說法完全相反。

事實證明,陳文敏是滿口謊言的偽君子,種種惡劣行為令各方包括校內學者氣憤難平。港大教育學院副教授李輝直言,陳文敏的「秘密捐款」問題,廉政公署仍在調查之中,至今大學管理層未公佈跟進行動,這些問題未處理好,陳文敏根本不合資格,若他堅持把事情搞大,只是在拉港大「陪葬」。李輝言論一出,有校內教授亦立即寫電郵予李輝,表示「百分百認同」。事實勝於雄辯,陳文敏是神是鬼,一目了然。

興風作浪 誤人子弟仍垂涎高位

說來令人感慨,中國的知識分子往往屬於兩個極端,既有為國驅軀的君子,也有賣國

求榮的小人,大宋狀元丞相文天祥的《正氣歌》流傳萬世,至今仍感人至深:「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在秦張良椎,在漢蘇武節。為嚴將軍頭,為嵇侍中血。為張睢陽齒,為顏常山舌。或為遼東帽,清操厲冰雪。或為出師表,鬼神泣壯烈。或為渡江楫,慷慨吞胡羯。或為擊賊笏,逆豎頭破裂。是氣所磅礴,凜烈萬古存。」相反,同樣是狀元出身的秦檜,及以民才子見稱的汪精衛,卻成了賣國求榮、被人唾罵的千古罪人。陳文敏死抱西方霸權大腿,敵視社會主義祖國,知法玩法,反中亂港,分明屬於後者。

記得《三國演義》中有諸葛亮罵死王朗一段,大快人心。王朗本漢室元老重臣,後求名變節,轉投魏朝,官至司馬,位列三公,他不識自重,以為憑三寸不爛之舌,可以令諸葛亮拱手而降,至被諸葛亮罵死,可謂咎由自取。筆者激於義憤,願續諸葛之貂,痛斥這等誤人子弟的斯文敗類,以正世道人心。

陳文敏者,世居東方之珠,敬奉英夷入仕,香港回歸之後,受惠於「一國兩制」,保留高職,錦衣玉食,理應感恩圖報,恪盡職守,卻不思傳道授業解惑,不識忠誠報國報港,挾洋自重,蠱惑學術,誤導蒼生,擾亂社會,罪惡戴耀廷妖言惑眾,暗通公民黨同謀篡位,罪惡深重,無恥之尤。既既為無品洋奴,只可潛身縮首,苟圖衣食;安敢在最高學府,歪曲法治!皓首匹夫!無恥老賊!汝既數典忘祖,有何資格為人師表,享受高薪厚祿,即在九泉之下,也難有面目見歷代祖宗!

今人有詩為證:「謊言作真理,顛倒是與非,竊位憑何藉,一張老臉皮!」



梁立人

科技創新平台需要實招新招

方正清

車輛穿梭在北京中關村,放眼盡是高等院校、科研單位及科創公司,這裡有創新源頭密集的優勢,也有領軍企業的帶動作用。在分工中,市場主體負責培育新技術、新產品及新服務,而政府則側重在培育新業態、新環境及新商業模式,雙方合力打造創新創業的「夢之都」。這種做法,值得本港科學園、數碼港借鑒。

政府打造創業服務體系

在中關村,有千千萬萬個真實的創業故事及創業群體。在這裡,每年新創辦科技型企業逾萬家,相當於平均每天誕生27家。新業態的背後,需要強大的創新體制作配套。政府抓住了三個核心環節,培育開放式創業服務平台,推動創業服務業快速發展,降低科技企業創業門檻,進而使資源匯集、政策打包、全方位服務、互聯網思維等各方面優勢集萃,真正幫助創業者獲得成功。

在中關村核心區創新創業服務網絡平台上,即時顯示着城內辦公用房的數量,並且圍繞種子期、孵化期、成長期及成熟期分門別類統計。政府改變「赤膊上陣」的做法,支持市場化的創業服務機構發展,成立了80多個產業聯盟,開展產學研的對接工作,推動形成多種孵化模式,為創業者提供溝通合作、培訓輔導、融資對接、團隊融合、產品發佈、項目推介、資訊交流等全鏈條全要素創業服務。推動成立「超級智囊團」,不收會費不計任何報酬,只要高新技術企業有發展潛力,就能獲得著名企業家上門互訪機會。

京深研發與產業互補合作

北京是全國科研中心,可以接觸最前沿的科技資訊,而深圳是全國製造中心,供應鏈發達,能夠把技術快速轉化為產品。北京與深圳的互補合作,令研發端和產業端有機結合,使得兩者產生強強聯合的優勢效應。通過合作,深圳建設大學城、科技城,吸納了全國特別是北京的科技研發資源。行走在深圳南山區,中科院深圳先進技術研究院、清華大學深圳研究院等一間間科研院所的招牌琳瑯滿目,這些都是兩地合作成果的縮影。正是因為有他們的參與,深圳的高端製造業,特別是最流行的智能硬件得以快速發展,助推其由「山寨之都」蛻變成「創新之都」。

對於本港而言,培育和壯大具有自主創新能力的高科技產業,關乎競爭力和可持續發展。從北京中關村釋放的創業創新活力,北京與深圳的合作範本,對照「數碼21」實施情況,以及數碼港、科學園的建設進展,特別是深港合作成果落地,可見差距甚大,香港創科業尤其要奮起直追。

本港與內地創科業各具特色,合作的領域、形式、廣度和深度都有很大提升空間。本港國際化程度高,高校和研究機構在國際上享有良好聲譽,而且具備制度、法律、人才等獨特優勢,有條件令資訊科技產業獲得持續發展動力及良好前景。不論是港京合作,抑或是港深合作,惟有發揮自身優勢,努力提升科技合作層次,全面推進創科產業多層次、全方位的向外拓展延伸,每一個「雙城記」的創新組合,都有可能成為影響全球產業創新格局的重要力量。

劉斯路 資深評論員

王毅理直氣壯 日菲恬不知恥

中國外長王毅8月6日在東亞系列外長會,針對菲日外長攻擊中國的南海政策,即席全面闡明了中方立場,講話擲地有聲,理直氣壯,海外華人讀來無不感到暢快,頗有聽陳毅外長1965年9月那次「坦率得驚人」的記者會談話的感覺。

中國在南海本來就有理,而這次王毅外長更是闡述得淋漓盡致,無可辯駁。王外長指出,中國發現,命名南海諸島已有兩千年歷史。今年是二戰勝利70周年。70年前,中國根據《開羅宣言》和《波茨坦公告》,依法收復了被日本非法侵佔的中國南沙和西沙群島,恢復行使主權。當時收復時使用的軍艦還是盟國美國提供的。這一歷史事實,你們各國的檔案中都應有所記載。

王外長指出的這一事實,即是當前國際社會

公認的二戰後的國際秩序,為維護這一秩序而成立的聯合國也將在9月舉行成立70周年紀念活動。王外長指出的這一點,正正戳中日本政府的痛處。日本就南海問題來說是域外國家,本來就沒有發言權。恰恰,也正是日本在二戰侵佔了中國的南海島礁,並且依照二戰的文件和二戰後的國際秩序歸還中國,因此,日本是最清楚中國在南海島礁所擁有的主權地位,日本現任的安倍政府在南海問題上說三道四,一句話,只能說明其不要臉。

阿基諾政府是無賴政府

王毅外長還據理批駁菲律賓聲稱黃岩島和南沙有關島礁屬於菲律賓。根據確定菲律賓領土範圍的1898年《巴黎條約》、1900年《華盛頓條約》、1930年《英美條約》,菲律賓領土西部界限為東經118度線。而黃岩島和南沙群島完全在東經118度線以西,並不是菲律賓領土。菲律賓獨立後,菲國內法和菲締結的有關條約均認可上述三條約的法律效力,確認菲律賓領土範圍限於東經118度。但上世紀70年代後,有報道稱南海下面有石油,一些國家開始陸續侵佔中國南海島礁。其中菲通過4次軍事行動,非法侵佔了中國南沙群島的8個島礁。

筆者認為,菲律賓的阿基諾政府根本就是個無賴政府。菲律賓1999年用一艘舊軍艦非法「坐灘」。王毅外長指,中

方交涉後,菲稱因「缺少零部件」暫時無法拖走。之後菲還向中方表示,菲不會成為第一個違反《南海各方行為宣言》的國家。但15年過去了,這艘破軍艦已鏽跡斑斑,菲不但不履行拖走承諾,反而公開聲稱已偷運水泥等建築材料到該艦,以進行加固施工。而菲外交部3月14日還宣稱當年「坐灘」的目的就是為了佔領仁愛礁。

日本無權對中國指指點點

王外長義正詞嚴指出,菲自己戳穿了編造15年的謊言,違背了作出的承諾,哪裡還有國際信義。筆者想起陳毅外長當年那句話:「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時候未到,時候一到,一切都報。」

對於日本政府對中國南海島礁建設非議,王毅外長也直斥,這些年來,日本花費100億日圓,用鋼筋水泥將海上的一個彈丸之地——沖之鳥礁建造成一個人工島,然後據此向聯合國提出200海里專屬經濟區以外大陸架的要求。國際社會多數成員認為日方的主張不可思議,沒有接受日本的主張。日本在評論別人之前,首先要好好檢討自己的言行。中國不同於日本,我們在南海的權利主張早已存在,沒有必要再通過填海造地予以強化。

事實上,中國在南海問題一直非常克制,以至令到海外華人感到憋屈。這回,王外長講出真相,也為我們出了口氣。我們堅信,強大的祖國必定能夠捍衛每一寸領土。



外交部長王毅出席東亞外長會時提出「維護南海和平穩定三點倡議」。